

接觸引發閩南語重複義時間副詞的詞彙重整 與方言的平整化*

鄭縈、游孟庭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閩南語口語中重複義時間副詞表示一個動作(或狀態)重複或繼續時，以「閣」最爲常見，可分別對應共同語的「又」(多指已實現的動作)或「還」、「再」(多指未實現或經常性的動作)。因爲方言接觸，共同語「又」與「再」被借入閩南語中，不僅在音韻上經過調整，詞形上則是採用同義並列的構詞方式(形成複合詞如「又閣」、「閣再」等)，才納入閩南語的詞彙中；另一方面，閩南語的重複義時間副詞從單純的「閣」到「閣、又閣、閣再、又閣再」的多樣化，這些詞競爭的結果趨向於「又閣」與「閣再」的分工，以對應國語的「又」、「再」，這是方言之間平整化的結果。因爲「又」與「再」重整爲「又閣」與「閣再」後，較爲本土化，同時用法更容易對應共同語的「又」、「再」。

關鍵詞：重複義時間副詞、語言/接觸、詞匯重整、方言的平整化

1. 前言

以往對漢語借詞的討論偏重在不同語言之間的移借現象，引進的新詞多爲新文化或事物，是目標語詞彙系統中所缺的詞彙，因此研究重點在於借詞引進後形式上可能產生的變化類型(如湯廷池1989)。至於詞彙引進後，用法與源語是否相同、或者借詞與源語的詞語如何互動則較少涉及，如國語¹「幽默(humor)」或「秀(show)」都是音譯詞，相對於漢語本土詞「詼諧」或「表演」，「幽默」或「秀」在口語中較爲常見，而「幽默」一詞雖是音譯詞，借入漢語之後發展出動賓詞組的用法(如「幽了他一默」)，借詞引入之後可能發生語法的變化，這樣的問題少見學者論及；就借詞的詞類來看，討論的例子以實詞(如名詞、動詞等)，虛詞則十分少見。以往漢語借詞的研究偏重在引進非漢語的詞彙(即不同語言間的借詞)爲主，對於方言之間的接觸幾乎以文白讀(即音韻)爲研究主題，

* 本文的寫作受到國科會(計畫名稱「臺灣閩客方言時間表達範疇調查與比較(NSC 98-2410-H-134 -019 -)及客委會(計畫名稱「四溪流域客語特徵詞調查II」98-0399-06-0504-03~)的補助；本文在第八屆臺灣語言及教學研討會宣讀時承蒙李如龍教授和曾晶晶教授提出寶貴意見，以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正與建議，在此一併致上謝意。

¹ 國語指台灣地區的共同語(標準語)，又稱華語。

方言之間是否有借詞？就我們所知，相關的研究較少，羅肇錦(2000)注意到台灣客語詞彙有從閩南語、國語借來的，張屏生、呂茗芬(2006)則依借詞與原來閩南語的語音或詞形(即用字)的不同變化方式進行分類，但是所舉的例子皆以實詞(包括名詞、動詞等)為主，至於借詞引進後對目標語的詞彙系統是否產生影響、虛詞是否有引借現象等問題並未多加著墨。我們(鄭縈2009)發現，方言之間副詞也可能借用，如閩南語的時間副詞「又閣」或「閣再」，是借詞(「又」或「再」)與本土詞「閣」結合而成的，而且變化方式不見於上述張屏生、呂茗芬(2006)所列的類型之中，就構詞角度來看，「又閣」或「閣再」是一種合成的並列複合詞。但是鄭縈(2009)對於「又閣」或「閣再」如何融入閩南語並未深入說明，本文將以詞彙重整與平整化來加以解釋「又閣」或「閣再」的形成及其與「閣」之間的互動情形。

表序副詞可分為表次序和重複兩類(張誼生2004)，其中重複類表示一個動作(或狀態)重複或相繼發生，國語以「又」或「再」較為常見，其中「又」多指已實現的動作而「再」多指未實現或經常性的動作，底下例句及括弧內說明引自高林波、張維微(2008: 39)：

- (1) a. 我又跑了一圈(重複動作的已完成狀態)
- b. 我再跑一圈(動作的將要重複)

上述二例在閩南語口語中都可以對應到「閣」，或者分別對應到複合形式的「又閣(又再)」與「閣再(又再)」。複合形式的產生與方言接觸有關，因為台灣屬多方言的環境，方言或次方言之間的接觸相當頻繁密切，台灣三個主要漢語方言(即國語、閩南語與客家話)之間，互動頻繁，因此不可避免的國語的「又」與「再」也都被借進閩南語的詞彙系統中。然而閩南語的口語中並非直接引進國語的「又」與「再」，而是形成「又閣(又再)、閣再(又再)」等包含「閣」的並列式複合詞(鄭縈、游孟庭 2010)，因此除了「閣」之外，現在閩南語使用的重複義副詞還包括：又閣(又)、閣再(再)等，舉例如下(底下例句引自台灣閩南語常用辭典²)：

- (2) 伊又閣來矣
(他又來了。)
- (3) 自彼工了後，伊就毋捌閣再提起彼層代誌矣。
(從那天以後，他就不會再提起那件事了。)

就例(2-3)來看，為何閩南語的口語不是直接借進「又」與「再」，而是以複合詞的形式出現？其次，上述二例也都可以單用「閣」，在用法上「又閣」、「閣再」與「閣」是否有所不同？本文以借詞為主題，但是討論的重點不是形式的改變，而是詞彙借入後用

² 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試用版)網址為 <http://twblg.dict.edu.tw/tw/index.htm>。

法的改變，包括詞彙重整與平整化兩種現象。詞彙重整原來是指混合語(creole或mixed languages)形成中，將底層語言的語義、句法特徵附加在上層語言的詞項上的過程(Lefebvre 1998、2001)；鄒嘉彥、馮良珍(2000)的詞彙重整除了指詞彙引進後形式上的調整外，還用來說明詞彙因為方言間的接觸而改變其語義或句法分布的情形，本文採用後者較廣的解釋。「平整化(leveling)」原來是歷史語言學內一種類推的現象(Hock 1991)，Lefebvre (1998、2001)則用來指一個混合語形成的過程中，因為這個混合語可能有不只一個底層語言，因此會產生方言差異，但是方言之間詞彙(lexicon)的發展往往趨向一致的現象；本文借用來說明方言之間因接觸促使其對應的語詞用法趨向一致的過程。

本文內容除了第一節前言與第五節結語外，第二節先簡介以往研究借詞的一些議題及成果，第三節採用詞彙重整理論，以討論閩南語重複義副詞「又閣」與「閣再」的形成，文中使用的語料主要來自台語文語料庫；第四節則進一步說明，閩南語「又閣」與「閣再」的用法相當於國語的「又」與「再」是方言之間平整化的結果，這部分的討論有賴於訪談及簡單問卷。

2. 方言接觸與借詞

在2.1節首先介紹因接觸而引發的語言演變類型，主要有「借用」和「轉用引發的干擾」兩種類型，而詞彙是語言之間最常被借用的成分；接著2.2節比較語言之間及方言之間引進借詞的方式或類型是否有所不同。

2.1 接觸引發的語言演變類型

Thomason(2001, 2003)根據受語(recipient language)是否保持以及“不完善學習”(imperfective learning)效應是否出現，將接觸引發的演變分為兩類：“借用”(borrowing)和“轉用引發的干擾”(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簡單說明如下³：

1. 借用—借用指的是外來成分被某種語言的使用者併入該語言社團的母語：借用過程中以詞彙的借用最常見，這個語言社團的母語雖然大致被保留，但由於增加了外來成分，語言系統可能因此產生變化。
2. 轉用引發的干擾—轉用引發的干擾指的是語言轉移過程中(從 L1 變為 L2)，語言使用者將其母語特徵帶入其目標語之中。這種干擾導源於轉用目標語的語言社團對目標語的“不完善學習”(imperfect learning)：當語言社團在學習目標語過程中所造成的“錯誤”被目標語原來的使用者模仿時，那麼這類“錯誤”就被擴散到作為一個整體的目標語。

³ 這些說明主要參考吳福祥(2007)。

對於不完善學習這一點，我們改用Poplack (1993)的觀點⁴，即說話人對目標語與母語兩種語言熟練掌握的程度高低不同，通常是說話人對母語較為熟練、使用較久時，越容易把母語的一些語言特點或習慣帶入目標語，所以轉用引發的干擾是一種底層效應。

我們以台灣地區母語為閩南語的說話人為例，來說明借用和轉用干擾的不同。在說話人用閩南語的「注射」或「拍針」來表示「打針」時，前者借自日語，後者借自國語，都是一種借用。當說話人以國語進行對話時，出現「他昨天有來上班」，北京話中「有」不能在動詞之前，但閩南語可以，顯示此地說話人把母語習慣帶入國語，這就是說話人轉用國語過程中其母語(閩南語)引發的干擾。借用過程中，以詞彙最容易借入，所以借詞⁵一般多指因借用而來的詞彙，而非因干擾而產生的詞彙。王力(1980/2003: 507)對借詞的定義屬於狹義：「把別的語言中的詞，連音帶義都接受過來的時候，就把這種詞叫做借詞，也就是一般所謂音譯…只有借詞才是外來語，而譯詞不應該算做外來語」，「閣再」兼有音譯和譯詞，因此文中的借詞採廣義的說法。至於「又閣」與「閣再」的形成是借用或轉用干擾的結果，將在後文加以說明。

以往的研究顯示，語言之間的借詞以新文化或事物為主，而且某個領域固有詞彙的空缺(lexical voids)越多，引進的借詞就越多，如漢語的生物類(動植物)、計算機類等，因此引進西方的借詞較多(方欣欣 2004: 66)。就詞類而言，這些借詞多半以名詞形式出現。然而Thomason(2001)更進一步指出，借用成分的種類和等級跟語言接觸的強度密切相關，因此在借用等級的概括中必須考慮兩個語言之間的接觸強度和等級。Thomason (2001: 70-71) 將借用的語言成分(包括詞彙、音韻及語法結構等)及其等級列成表，其中就詞彙而言，借用的先後順序依次為：「非基本詞彙>功能詞>基本詞彙」。在台灣，方言之間的互動十分頻繁，閩南語除了可以從國語借進表示新事物的非基本詞彙外，還可以借進「又」、「再」等副詞。至於語言之間的借詞和方言之間的借詞是否有所不同，將在下一節加以討論。

2.2 語言間與方言間借詞類型的比較

2.2.1 語言間借詞的類型

學者對很早就對借詞加以分類，如Haugen(1950)把借詞引進後可能產生的變化分成三種⁶：1) Loanword(轉借詞)，2) Hybrid(混合詞)，3) Loan Translation或叫semantic loan(直

⁴ Poplack (1993)的討論本來是針對語碼轉換而言(參徐大明 2006: 240)，此處借用其概念。

⁵ 史有為(2000/2003)對於借詞長期投入相當大的關注與研究，其中針對“借詞”名稱有完整的介紹。從唐代以來，漢語使用過的包括「譯語、譯名、譯詞、外國語、借入語、借用語、借字、借詞、借語、外來語、外來詞」等來指稱借詞，本文採用借詞這個名稱。

⁶ 有關Haugen(1950)類別翻譯或說明參考方欣欣(2004)及陳聖欣(2009)。

譯語)。之後學者的研究越深入，分類也越細，如湯廷池(1989)將國語中的借詞分為下列五種類型：

- 1) 轉借詞 (borrowed word)，或稱為「輸入詞」(imported word) 或「借形詞」，是指將外語的詞彙直接輸入漢語，不在音義上做任何改變，只有文字系統相同的兩種語言之間才有可能，如：「立場、場所、化妝」等都是由日語詞彙直接借用的。
- 2) 譯音詞 (transliteration)，又稱「借音詞」，是利用本國語的音去譯外國語的音而得到的新詞，而漢語裡有許多有關佛教的詞彙，如：「達摩」(< dharma)、「菩薩」(< bodhi-sattva)、「佛陀」(< Buddha) 等。
- 3) 譯義詞 (loan translation; calque)，又稱「借義詞」，是利用本國語的語義去譯外國語的詞彙。例如「坦克」(< tank) 是譯音詞，而「戰車」是譯義詞。
- 4) 音義兼用詞 (hybrid loan-word)，又稱「混合詞」，是以部分依音而部分依義的方式去翻譯外國語詞彙，如：「吉普車」以「吉普」譯音，而以「車」補義。
- 5) 形聲詞 (phonetic compound)，又稱「新形聲字」，多見於化學元素的名如：「氧、氫、鎂、鈷」等。

上述五類中的譯義詞與音義兼用詞可對應Haugen(1950)的loan translation與hybrid，而轉借詞與譯音詞相當於Haugen(1950)的Loanword，新形聲字則為漢語所特有。另外，湯廷池認為漢語中只可能出現日語的轉借詞，然而目前在國語的新聞中或網路上可以看到「亞太經合會APEC 部長會議…」、「從去年4月蘋果iPad上市」裡頭出現的英文會議或商品名稱，就社會語言學觀點，這是一種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但是從語言的詞彙系統來看，這些詞語已經應用於這個語言之中，但是並非由本土的詞素構成，因此也歸入轉借詞一類。

Zuckermann(2000)則將借詞分為兩大類：A類是利用源語言的語言材料創造新詞，如漢語直接引進的日語借詞「經濟、政府」等，即湯廷池(1989)的轉借詞；B類則為利用目標語的現有的詞根或構詞要素(roots/lexemes)做為基本材料創造新詞，可以對應到湯廷池(1989)的譯音詞、譯義詞、音義兼用詞及新形聲字等四類。對於世界上語言引進借詞時多半使用B類，而非A類，Zuckermann提出“本土化理據論”⁷(Folk- Etymological Nativization; FEN)加以解釋。Folk- Etymology最早是Stern(1965)提出的一種語言現象，指人們遇到發音陌生或難理解的借詞時，往往用某個自己熟悉的、發音或形態相似或意義相關的詞去取代。經過長期使用，這種取代詞便逐漸成為一個新詞，一個更像本族語的詞，這種語言現象即叫做“理據”化(方欣欣 2004: 44)。方欣欣(2004: 94)以「啤酒」為例，討論漢語借詞的“理據”化。「啤酒」的「啤」本是一種beer的譯音，卻又再加

⁷ 此處 Zuckermann(2000)根據方欣欣(2004: 43-49)的討論。

上「酒」合成複合詞，有學者認為是借詞融入漢語的漢化過程，方欣欣(2004:164)採用 Bloomfield 的 grammatical adaption of loanword 的觀點，認為這是借詞在詞彙語法等方面被同化的過程。對照其他外來酒的名稱，啤酒的引進不同於白蘭地(Brandy)或者威士忌(Whisky)，「啤 beer」是單音節，因此必須再帶上「酒」形成偏正式複合詞，加上漢語很多酒名就是「X+酒」的組合(葡萄酒、白酒等)，而白蘭地或威士忌本身已經是多音節，就不必再帶上「酒」。下面我們也將用本土化理據論用來解釋閩南語「又閣」與「閣再」形成的原因。

2.2.2 方言之間的借詞類型

從張屏生、呂茗芬(2006)開始，將客家話中閩南語借詞分成全盤置換、語音拗折、部分套用及曲折對應四種：

1. 全盤置換：完全用閩南語的詞彙，閩南語的音讀，如：「小管子(小捲)sio55 kŋ55 ŋa51」。
2. 語音拗折：詞形和閩南語相同，全部詞素音讀拗折成客家話音讀，如：「海湧(海浪) hoi31 iuŋ31」。
3. 部分套用：有部分詞素是客家話，有部分詞素是閩南語，如：「庄下(鄉下) tsoŋ11 ha55、豬骹(豬腳) tsu35 kha11」。
4. 曲折對應：把閩南話詞彙透過音讀的曲折對應，拗折成客家話的詞彙，如：「十種人(混血兒) sup5 tsuŋ31 ŋin11」，閩南語「混血兒」本為「雜種人」，讀同「十種人」，客家話誤為「十種人」。

之後賴維凱(2008)及陳聖欣(2009)延續這種分類方式。

整體來說，方言之間與語言之間的借詞類型可以對應如下表一：

表一 方言間與語言間借詞類型的比較

方言之間的借詞類型	語言之間的借詞類型
全盤置換	轉借詞 borrowed word
曲折對應	譯音詞 transliteration
語音拗折	譯義詞 loan translation
部分套用	音義兼用詞 hybrid

就上表一來看，方言之間的借詞類型與語言之間的借詞類型名稱雖然不同，方言之間的分類偏重在語音的對應上。若從構詞的角度來分析借詞，語言之間的音義兼用詞多為偏正式複合詞(啤酒、沙發椅等)，但是方言之間的音義兼用詞除了上述「海湧、豬骹」等，是偏正式複合詞外，鄭縈(2009)也發現並列式的例子如下：

- 1) 客家話的時間名詞- 表示晚上的詞包括「暗晡、暗晡夜、暗晡頭」，「暗晡夜」是客家話的「暗晡」與國語借詞「夜」的混合詞。
- 2) 客家話重複義時間副詞 - 包括「又」、「過⁸」、「又過」、「再過」、「又再過」等，而「又過」、「再過」、「又再過」是客家話的「過」與國語借詞「又」、「再」、「又再」的結合。
- 3) 閩南語重複義時間副詞 - 包括「又閣」、「閣再」與「又閣再」，是閩南語「閣」+國語借詞「又」、「再」、「又再」

鄭縈(2009)提出「詞形重整」以說明上述例子。所謂詞形重整，是指不同方言或次方言接觸後將本土詞及借入的同義詞語結合而成的並列複合詞，主要從構詞角度來看，故稱為詞形上的重整。客家話口語中，重複義時間副詞「又」可以單獨使用而「再」必須和客家話的「過」形成並列複合詞；「又」與「再」也可以和「過」結合成並列複合詞，而且位置相同(都是借詞+本土詞)。時間名詞的情況也是如此。「又」、「再」單獨使用情況在閩南語的口語較少聽到，多半是和「閣」結合，分別形成「又閣」與「閣再」。但是「又」與「再」與「閣」合成的過程中，出現的位置並不相同。另外，「又」與「再」也可以同時和兩方言中本土詞結合，形成三音節的同義並列詞，即「又+閣+再」與「又+再+過」，同樣的，這三個音節的排列順序在兩個方言也不相同，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⁹。不同語言之間的音義兼用詞，其中義譯成分具有補充音譯成分的作用，至於不同方言之間出現音義兼用詞，可以視為一種「疊架¹⁰」的現象，尤其三音節的同義並列複合詞。對照表一的借詞分類，這些經詞形重整而來的借詞往往屬於部分套用或音義兼用詞的類型。在第三節將說明國語借詞「又」與「再」引進閩南語時，何以在詞形上重整為「又閣」與「閣再」的原因，以及詞彙重整與詞形重整的關係。因為文獻中並未出現「又閣再」的例子，而且在我們訪談或調查的過程中，這個三音節詞的接受程度也非常低，因此底下第三節討論閩南語時間副詞新形式的形成與其原因時，暫時以「又閣」與「閣再」為主要對象。

⁸ 根據楊秀芳(2004)的討論，我們懷疑客家話重複義副詞的「過」本字也是「故」。

⁹ 審查委員之一也提到「閣」與「又」/「再」之間位置的問題，我們將另有專文討論；另外也提到「又」/「再」是客語先借入或是閩語，這個問題現階段我們沒有答案，將做為未來步研究課題。

¹⁰ 王海棻(1991)提出疊架的觀念，即將意義相同或相類的兩個詞或格式(分別用A、B標示)重合交疊起來使用，或構成一種不盡同於「A+B」的新格式，或為「A+B」的並列聯立格式(均用A、B標示)。這種現象，在語義上猶如疊床架屋，因此稱之為疊架現象；體現這種現象的語言形式，則稱為疊架形式。此處借來說明本土詞與借詞並列成詞的現象。

3. 閩南語「又閣」與「閣再」的形成與詞彙重整

本節首先介紹「閣」的本字相關研究，接著討論國語借詞「又」與「再」進入閩南語口語時，「又閣」與「閣再」詞形上的重整及其原因。

3.1 閩南語「閣」的本字與文白讀

楊秀芳(2004)利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觀念和方法，比較「復」、「還」的語義發展，建構「故」語義發展的歷史。根據楊秀芳(2004)的考證，「閣」的本字為「故」，文中一方面從歷史演變的角度討論動詞「故」到時間副詞的語義發展途徑大致如下：

- (4) a. 使爲之也→使「所得」爲之，以致於「成」→回頭去看事件的根源→依循事件的根源而延續其狀態→仍然
 b. 使爲之也→使「所得」爲之，以致於「成」→回頭去看事件的根源→讓過去的動作或事件重複出現→再次

另一方面，從次方言比較的角度來看「故」的所有副詞用法，我們將文中所列閩方言所有「故」的用法依照語義分類整理成下表：

表二 閩方言「故」用法

(一) 仍然	後可接狀態動詞，修飾以表示仍然持續狀態，如：koh ⁷ pa ³ pa ³ le ⁰ . 「故飽飽著」(還飽著)。	
	修飾進行中的動作，表示這個動作仍然持續在進行中，如：koh ⁷ le ⁷ tshio ⁵ . 「故著笑」(還在笑)。	
	常和同義副詞「猶」共組複合詞成爲ia ⁷ koh ⁷ ，修飾狀態動詞，或進行中的動作，如：i ¹ ia ⁷ koh ⁷ to ³ ti ⁶ bin ² tshN ² tiN ³ . 「伊猶故倒著眠床頂」(他還躺在床上)。	
(二) 再次	修飾動作動詞以表示動作的重複性，表達「再次」之義	動作重複發生在「過去」 如：i ¹ koh ⁷ pua ⁸ to ³ a ⁰ . 「伊故跋倒矣」(他再次跌倒了)。 動作的重複發生在「未來」 如：li ³ koh ⁷ khi ⁵ tsit ⁰ tsua ⁰ . 「汝故去一逝」(你再去一趟)。
	有時，即使「故」修飾的非動作動詞，但只要語句條件表現爲未來的時間，也可以表達「再次」的意思，如：koh ⁷ ke ¹ nN ⁶ dzit ⁸ tio ⁸	

	ho3. 「故加兩日著好」(再多兩天就好)。
(三) 表現消極保守的態度	《建甌方言詞典》「故是」有表示「只好還是」的用法，如：今年 故 是佢招生好(今年還是不招生好)。
(四) 本來如此	《福州方言詞典》「故當」表示「對人或事物確定某種看法、做出某種判斷」，指「原來以為」、「本以為」、「還以為」之意，如：我 故 當汝有三十歲(我還以為你有三十歲)。
(五) 表現積極進取的態度	閩南語「故」表現積極態度的用法，常組合為「故較」，表示「無論如何累增」，如：koh ⁷ kha ⁷ ho ³ gia ⁸ ma ⁶ bo ² lc ⁶ icN ⁶ . 「 故較 好額也無路用」(再怎麼富有也沒用)。
(六) 更為	閩南語的「故較」常常用在比較句，表達「更為」之義。例如： (1) a1 i1 phiN6 a1 bi2 koh7 khah7 e3. 「阿英並阿明 故較 矮」(阿英比阿明還更矮)。
(七) 又…又…。	「故」從「再次」發展出「另外又」義後，還發展出連接詞用法，用來連接並列的特徵或動作，表達並列諸項的皆取，如：tuan1 tsia.5 koh7 tit7 laN2 thia.5. 「端正 故 得儂痛」(長得又端正又討人疼惜)
(八) 選擇問標記	《建甌方言詞典》「故是」表示「或者」義，如：去 故是 佢去你讓話清楚(去或者不去你得說清楚)。
(九) 竟然	閩南語「故」還可以表示「沒想到現實狀況如此」的意思，如： (1) koh7 be6 e6 tshut7 khi0. 「 故 賣解出去」(竟然賣得出去) (2) i1 koh7 tsin1 u6 pan6 huat7 c0. 「伊 故 真有辦法哦」(他還真是很有辦法哦)
(十) 因此	「故」實詞義有說事物發展的道理，因此發展為因果問題的用法 《建甌方言詞典》「故」有「因此」的用法，如：佢願心， 故此 佢佢做(他不情願，因此不去做)。 《福州方言詞典》如：我病了， 故此 無去開會(我病了，因此沒去開會)。

閩南語本字的研究中，文白讀是很重要的一環。漢語內部的接觸以文白讀具代表性，事實上文白讀不單單是一字多音，而是具有不同的功能，楊秀芳(1993)下面這段話清楚說明閩南語文白讀各自具備的社會功能及語法功能：

因讀書、口語場合不同，而使用同一語位但讀音不同的語言形式，這是一種語言的社會行為。……文白原有的社會功能會逐漸消失，文白不再是讀書與口

語的不同形式，而可能代表不同的語彙意義或有不同的語法功能。例如：廈門「傷」的文讀作名詞或動詞，專指傷害；白讀作副詞，專指「過分」之意。從實詞已虛化作語法詞的多半用白讀。

同一個詞同時有文白讀時，文讀(借詞)與白讀(本土詞)可能各自發展出不同的語義。建甌與福州方言的「故」無論是實詞或虛詞用法(參表二)，其讀音皆相同，但是閩南語「故」的實詞用法讀音為koo5，虛詞用法則為koh7，這似乎是一種文白讀分工的現象，實則不然。楊秀芳(2004: 232-233)指出「故」的koo5是文白形式相同，因此她才會說：「閩方言保留了『故』的多種實詞用法…表現這些實詞義詞彙的koo5一音，究竟是來自白話層或是文讀層，我們無法從koo5的語音特徵看出，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它們都表現為實詞」。再者，「故」的白讀koh7的產生與其語法化有關。因為語義的虛化(或稱漂白bleaching)通常伴隨著語音的弱化(phonological reduction) (Bybee et al. 1994: 6)，所以楊秀芳(2004: 233)提到：白讀「故」koo5和koh7的不同，主要是因為語義語法條件不同而引起的形式的不同，而非因文白層次不同而有的差異。就文字而言，因為koh7與koo5的變化太大，後來的人無法辨識其本來用字，因此以「閣」、「攔」、「恪¹¹」、「復」、「更」等替代，其中「閣」、「攔」是因音近而借用，而「復」、「更」則是因義近而替代(即一般所謂的訓讀字)。目前以「閣」較為常用，所以底下的討論，也以「閣」代表koh7。

以往漢語借詞的研究偏重在引進非漢語的詞彙(即不同語言間的借詞)為主，對於方言之間的接觸幾乎以文白讀(即音韻)為研究主題，但是我們也可以從借詞的角度思考文白讀的問題。王福堂(2010: 9)：「漢語方言字音存在文白異讀，其中口語音是方言原有的，讀書音借自異方言。這一看法目前已經成為共識。」此處異方言通常是強勢方言，也就是共同語(即做為標準語的國語)。邏輯上，同一個詞同時有文白讀時，文讀(借詞)與白讀(本土詞)可能各自發展出不同的語義，從詞彙重整的觀點來看，文讀是借詞，其用法應該較接近源語言，上述廈門「傷」就符合這樣的預測。然而也有例外存在，下表顯示「當時」一詞的白讀(tong1 si5)用法較接近共同語，而文讀(tang1 si5)反而發展出更虛的用法：

表三 《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的詞類、語音、釋義與用法

語音	tong1 si5	tang1 si5
詞類	副詞	疑問詞
釋義	從前、那時候	何時、什麼時候
例子	當時 我無佇厝裡。 (當時我不在家。)	毋知影伊 當時 才會來。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會來。)

¹¹ 見於《廈門方言詞典》，其他用字可見於教育部的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當時」這樣的情形是否特殊？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這些問題都值得再深入探討。

3.2 「又」、「再」、「又閣」與「閣再」的詞彙重整

詞彙重整原來是指混合語形成時，甲語言(源語言/母語)被乙語言(目標語)覆蓋後，甲語言(源語言)就成為底層語言，但是甲語言(源語言)說話人在使用乙語言(目標語)過程中，會不自覺將一些甲語言(源語言)詞語的語義或句法特點附加在對應的乙語言(目標語)詞語上(Lefebvre 2001: 11)。Lefebvre (1998: 16, 2001: 12)的圖示可以更清楚的呈現詞彙重整的內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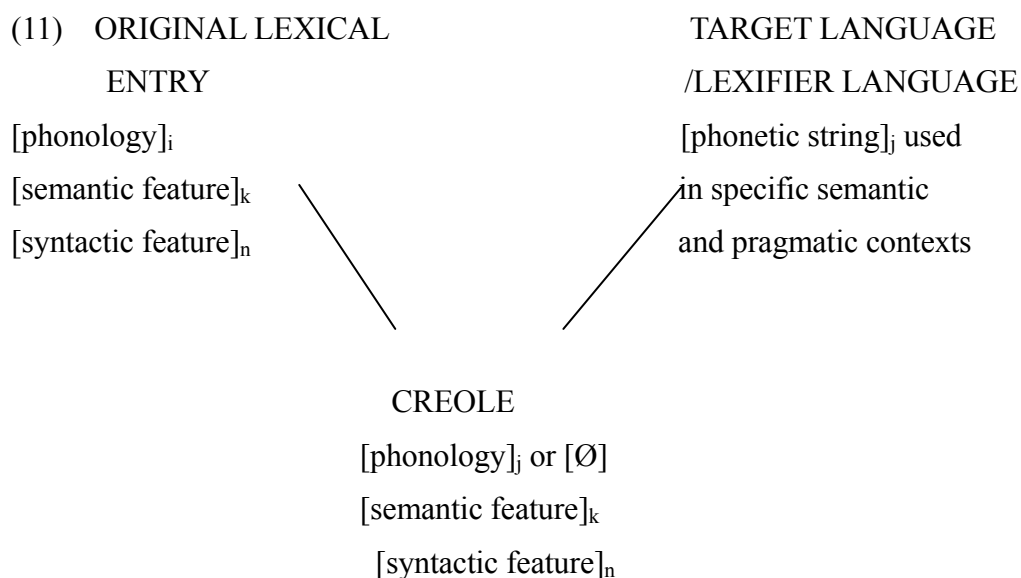


圖 1: relexification

Lefebvre 當初是從不同語言混合過程中詞彙的重整進行討論，方言之間接觸時，詞彙是否也有類似的重整現象，就是將底層語言的語義、句法特徵附加在上層語言的詞項上，下面將以閩南語的「又閣」與「閣再」做為觀察的對象。

「又閣」與「閣再」分別由「又/再」與「閣」複合而成的。本文把「又/再」視為借詞，是因為在口語中，「又」、「再」較少聽到有人使用，往往出現在書面語或較文言的詞語中，如：「盤山過了又落嶺」、「一錯再錯」，少見單獨使用。雖然「又」、「再」在歷史上很早就開始做為重複義副詞，但是閩南語沒有選擇這些詞彙，改用「閣」；如同閩南語中表示允許義的情態詞有「可(以)」及「會當」，「可(以)」從先秦以來就一直用為允許義情態詞，但是在閩南語只出現於書面語或較文言的詞語，若在日常對話中夾帶「可(以)」時，本文視為借詞，屬於 2.2.1 節所說的轉借詞。「又」、「再」在早期閩南語文獻《荔鏡

記》¹²中已經出現(如下例 5)：

- (5) a. 五更靈雞又啼，七夕欹斜，珠星又起。
 b. 三街六巷好燈棚，又兼月光風又靜，來去得桃到五更。
 (6) a. 夫妻相隨返鄉里，恰是光月再團圓。
 b. 一年一歲人易老，更無二度再後生。」

另外，在台語文語料庫的語料中我們也找到一些例子：

- (7)a. 歌詞lóng會記--得，上尾一句「落花後又留phang味，ah！紗容！」
 b. 好言講：「你又是beh chhe縫嫌我--mah？…。」
 (8)a. hoo 逐個了解騙子 e 真面目，以避免再度被欺騙。
 b. 1 支筆走天涯，冊會sai 一直再版，省本多利。
 c. 一百外斤的芋葉，縛做四網用簽擔，擔落山腳，再用腳踏車載轉來到厝已經日頭落山了。

上述例子中的「又」或「再」，除非有複合化的情況(如「再度、再版」)，多數可以「閣」(或「又閣」、「閣再」)替代，且詢問的結果，一般認為「閣」比「又」或「再」較易於接受。因為「閣」可對應「又/再」，也就是說，「閣」與「又/再」的語義及句法特徵相當，因此在圖 1 中兩個方言接觸借入「又/再」後，只有語音的變化(即[phonology]_j)。至於「又閣」與「閣再」，語音形式不是[phonology]_j 或[Ø]，而是[phonology]_i + [phonology]_j。

再者，就上述圖 1 而言，詞彙重整本來是一種底層效應；對應到 Thomason(2001,2003)的分類，就是一種轉用引發的干擾。但是在鄒嘉彥、馮良珍(2000: 51)中，詞彙重整一詞卻被用來討論借詞的融入，其定義為：「在新舊重疊的歷史過程中，有相當多的外來詞已經通過吸收、過濾、淘汰、調整，在漢語、日語中逐漸定形；但是有的詞卻仍呈現出新的定向趨勢。這種吸收、過濾、淘汰、調整直至定形的過程可以稱為“詞彙重整”(re-lexification)的現象」(同上 2000: 51)，或者「詞彙重整主要是指詞語在發展演變中不斷地改變詞形或者詞義、淘汰舊詞或衍生新詞的過程」。根據這樣的說法，我們可以將詞彙重整擴大解釋，即無論是肇因於借用或(底層)干擾，只要目標語的詞語受到源語言(母語)的影響，衍生新詞、調整其詞形、或者改變其語義、句法特徵者，皆可稱之為詞彙重整。依此觀點，借詞的詞彙重整包含兩個部份，一是指借詞引進過程中，形式(包括音韻及詞形)調整的過程，即前述的詞形重整；二是指詞彙中有成員因為接觸而改變其語義或句法分佈的過程，而這些詞語用法的改變與方言之間的平整化有關，這個部分將在第四

¹² 匿名審查委員之一指出閩南語文語料/書面語文獻中(如戲文、歌詞等等)，仍經常保留「又」、「再」的單詞用法，並提供《荔鏡記》的例子，謹在此表感謝。

節加以說明。

3.3 複合詞「又閣」與「閣再」形成的原因

閩南語引進國語借詞「又」與「再」時，並非直接借進來，而是在詞形上重整為「又閣」與「閣再」。探究其形成原因，可以分別從下面兩個角度來看：

(一) 鄭縈、游孟庭(2010)指出「又閣」、「閣再」是同義詞並列複合，其組合方式分別為「共同語借詞+閩南語本土詞」與「閩南語本土詞+共同語借詞」，「又閣、閣再」的形成是同義聯想的結果，丁喜霞(2006: 122)對同義聯想的說明如下：

在語言的演變過程中，聯想是詞義詞形演變的心理基礎。詞義不是客觀對象的直接反映，而是用來表達概念的，概念的確立包含著人的思維活動，在詞義和客觀對象間，思維起中介作用。詞義的產生同人的思維活動有密切關係，是客觀對象在人們意思中的反映，是人的認識的成果。如“江”由專指長江到泛指一般河流，因為長江與一般的河流雖然規模不同，但性質是相同的，都是流動的水系，人們就依據這樣的相似點進行聯想並應用。

以台灣閩南語族群而言，可能因為長期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或語碼交替(Code-alternation)，在借入國語的「又」、「再」時，容易聯想到「閣」，因此採用既有的一種構詞的方式(即並列複合)而形成「又閣、閣再」。

(二) 根據前述本土化理據論「又」、「再」借入時調整成「又閣、閣再」是“理據”化的結果。在不同語言之間出現借詞時，多半是因為新事物或新文化的產生，而引入新的詞語；但是在同一方言底下的不同次方言之間，因為語法結構沒有明顯的差異，進行語碼交替或語碼轉換時，反而專注在兩個次方言中語義對等、用法相當的同義詞的轉換使用。閩南語引進「又」與「再」時，往往聯想到自己熟悉的、發音或形態相似或意義相關的詞「閣」，經過長期聯想並應用「又」、「再」分別與「閣」逐漸結合成為較本土的新詞「又閣」與「閣再」。

以上的討論焦點都是在借詞進入一個語言或方言的詞彙系統中，借詞形式(音韻或詞形)上的變化；但是，這個借詞進入詞彙系統中，說話人如何使用更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引進的借詞若是填補語言的詞彙空缺，這個新詞很容易就被接納，但是若經由語碼轉換帶進的借詞往往和原有詞彙形成同義或近義關係。閩南語本來就有自己的重複義副詞「閣」，國語「又」、「再」被借入閩南語後，形成「又閣」、「閣再」的詞形，與「閣」發生同義或近義關係；接下來的問題是，「又閣」、「閣再」是否保留原來國語「又」、「再」的語義或語法特徵？「又閣」、「閣再」與「閣」之間如何互動？這些問題將在第四節加

以討論。

4. 借詞的融入與方言間的平整化

Lefebvre (1998、2001)討論混合語的形成時，因為這個混合語可能有不只一個底層語言，往往會產生方言差異，但是方言之間詞彙(*lexicon*)在互動之下逐漸趨向一致，這個現象稱為平整化。台灣的方言之間接觸十分頻繁，彼此也常互借語詞，促使兩個方言之間詞彙趨向一致。我們將從微觀的角度，探討借詞「又閣」、「閣再」如何融入閩南語的詞彙系統的過程。底下 4.1 節先比較國語「又」、「再」與閩南語「閣」、「又閣」與「閣再」的用法，接著 4.2 節透過訪談及簡單的問卷，可以觀察到「又閣」、「閣再」與「閣」之間的互動情形，而「又閣」、「閣再」的用法趨近於國語的「又」、「再」，是方言之間平整化的結果。

4.1 國語「又/再」與閩南語「閣/又閣/閣再」的比較

張誼生(2004)將表序副詞分為表次序和重複兩類，其中重複類表示一個動作(或狀態)重複或相繼發生，國語「又」與「再」都有重複類副詞的功能。根據呂叔湘(2004)，國語「又」與「再」的用法分別如下：

(一) 又

「又」的用法大致可分三個方面：

- 1) 表示相繼，與時間有關。表示一個動作(狀態)重複發生，兩個動作(狀態)相繼發生或反復交替。例如：這個人昨天來過，今天又來了
- 2) 表示累積，與時間無關；表示幾個動作、狀態、情況累積在一起。例如：這孩子又會寫又會算
- 3) 表示語氣。例如：他又不會吃人，你怕什麼
- 4) 「整數+又+零數」的結構中，表示相加。例如：一年又五個月

(二) 再

表示一個動作或狀態重複或繼續，多指未實現的或經常性的動作。例如：不能一錯再錯了。

「又」與「再」都可表重複義，但二者有別；另外，「又」的用法比「再」豐富，可用於非時間方面，甚至有類似語氣詞的用法。後來學者更深入比較「又」與「再」的異同，如劉建華(2007)綜合現有的虛詞詞典比較「又」和「再」，指出「再」表示未然動作的重複；「又」表示已然動作的重複，「又」字句常用於過去時態。其研究成果可整理成下表四：

表四 「又、再」與時態的選擇

	過去時態	將來時態
又	表示已然動作的重複，經常伴隨完成體助詞「了」出現。	1.屬例外的現象 2.«又»並不表示已然的重複，它所修飾的動詞是未實現的、將要發生的事件，用於將來時態中。這種現象包括兩種情況： (一)«又»表示的是循環往復的事件。 (二)«又»與情態動詞「要、會」等共現，表示將要發生的事。一般來說，情態動詞均置於「又」後。
再	表達“第二次”義。	1.表示未然的動作行爲 2.«再»與情態動詞連用時。情態動詞前置的情況比較常見

上表顯示，「又」與「再」的用法雖然都是重複義時間副詞，但是用法上有所區隔。接著我們看看閩南語「閣、又閣、閣再」用法，以便對照國語「又」與「再」的用法。目前有關閩南語重複義時間副詞的研究並不多，因此我們先看看辭典對這些詞的解釋，接著再以國語「又」與「再」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嘗試分析語料庫中各詞的用法。

閩南語常用詞辭典都將「閣」、「又閣」、「閣再」歸入副詞，各詞的解釋則相當簡要，分述如下：

(一)「閣」有下列兩種用法—

- 1)又、再、還。例：今仔日伊閣來矣。(今天他又來了。)
- 2)反倒、出乎意料。例：伊第一擺煮的菜閣袂歹食。(他第一次煮的菜還不難吃。)

(二)「又閣」

又、再，表示動作或現象的重複。例：伊又閣來矣。(他又來了)

(三)「閣再」

再度、重新。例：自彼工了後，伊就毋捌閣再提起彼層代誌矣。(從那天以後，他就不會再提起那件事了。)

在語料庫中，我們可以找到閩南語表重複的副詞包括「閣¹³」、「又閣」、「閣再」的例子，底下分別加以說明。

¹³ 此語料庫或以拼音 koh 的形式呈現。

(一)閣

1) 可表已然(如下例 5a)或未然的動作行爲重複，如下例(9)所示：

(9) a. (啥知逐家攏真忝當好暈的時，外口一聲閣一聲的吹狗螺，)chit隻吠吠咧，換彼隻閣吠(已然)

b. 去乎外媽看伊講：「若是欲穿彼領紅絲絨，to等伊娶新婦，閣嫁查某团」。(未然)

(10) a. 真正是有夠毒的毒計，家己欲死to趁早，閣欲給規公族仔拖落去陪葬。

b. 咱即家口仔敢真正會當接受？天啊！恁毋知欲閣予in來敗家否？

「閣」可在情態動詞之前(如例 10a)或後(如例 10b)。

2) 表示幾個動作、狀態、情況累積在一起，如下例(11)：

(11) a. 排解的鄉愁to會浮起來，一陣閣一陣。好佳哉Barker不時會來看我。

b. 按呢to是咱的生活舞台是上美麗閣上有尊嚴的。

3) 「整數+閣+零數」的結構中，表示相加，如例(12)：

(12)紙--出來，chim-chiok看：「三年閣十一禮拜，lóng 有來聚會做禮拜。

(二)又閣

1) 表示已然的動作重複

(13) 大家發現即 e 团仔又閣teh 講白賊，攏真受氣。

(14) a.講伊迷信伊閣m信，講伊m信又閣beh 問，講是beh 問一個心安--niā。

b.今仔日咱人正月初一日，又閣著早起。

「又閣」出現在情態動詞之前(如例 14)。

2) 表示幾個動作、狀態、情況累積在一起

(15) a.咱做一件代志了後，咱感覺真快樂，又閣受著別人的尊重，...

b.竹篙tàu菜刀，sán肉參米糕，好食又閣未臭臊。

湯廷池(1999)將「(又)閣...(又)閣...¹⁴」分析爲連詞，在語料庫中未見例子，但我們的語感是可以將(15b)的「又閣」改爲並列如下所示：

(15)b'.竹篙tàu菜刀，sán肉參米糕，又閣好食又閣未臭臊。

(三)閣再：表示未然的動作重複

¹⁴ 文中「又閣」寫做「猶閣」。「(又)閣...(又)閣...」的詞類究竟是副詞或連詞非本文主題，故不加以討論。

(16) 即馬，下早時起床，全款e景色，阮無法度閣再聽著你叫阮起床食飯e聲音也，阮嘛無法度閣再陪你同齊去食飯也。

(17) a. 我干那佇夢中，才會當閣再享受著：思念彼條古早路的快樂。

b. 如今阮已經清醒，勿會閣再躑躑等待。

「閣再」在情態動詞之後(如例 17)。

以上是根據語料庫整理「閣」、「又閣」、「閣再」的結果，大致來說，「閣」兼有國語「又」與「再」的所有功能，而「又閣」與「閣再」則分別與「又」與「再」互相對應。「又閣/閣再」與「又/再」的對應是一種平整化現象，下一節將進一步說明「又閣」與「閣再」的平整化過程。

4.2 「又閣」、「閣再」的平整化過程

「平整化(leveling)」原來是歷史語言學內一種類推的現象(Hock 1991, 9.1 節)，指一個詞有兩種以上的屈折形式，但其他詞只有單純一種的變化，前者受到後者的類推(analogy)影響，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只剩一種屈折形式，而造成平整化的主要動機是「一種意義對應一個形式(one meaning - one form)」；Lefebvre (1998、2001)則用來指一個混合語形成的過程中，因為這個混合語可能有不只一個底層語言，因此會產生方言差異，但是方言之間詞彙(lexicon)的發展往往趨向一致的現象；在本文中，我們嘗試用這個概念來呈現方言接觸促使閩南語「又閣/閣再」與國語「又/再」用法趨向一致的過程。

在前一節我們可以看到，辭典及語料庫都顯示，「閣」兼有國語「又」與「再」的所有功能，而「又閣」與「閣再」則分別與「又」與「再」互相對應。但是「閣」與「又閣、閣再」有同義關係，同義詞在日常口語中可能有競爭或分工的情形，這一點可以透過社會語言學的訪談或問卷方式加以證實。社會語言學研究的特色，是透過個人差異來了解語言變化的過程。本文並非要以社會語言學的量化研究方法來分析「又閣」與「閣再」的使用，而是希望透過個人差異以便觀察「閣」與「又閣/閣再」的互動，以及「又閣/閣再」與國語「又/再」用法趨向一致的過程。在我們的語感以及對少數說話者進行訪談時發現，彼此之間「又閣」與「閣再」的使用並不一致。正好在一次課堂演講中，有機會接觸到將近 50 位來自台灣各地的學員，因此我們希望藉由簡單的問卷(問卷內容請參附錄)可以看到「閣」與「又閣、閣再」的互動情形。

在我們仔細檢閱這些受試者的使用情況後，可以清楚看到「閣」與「又閣」、「閣再」的使用個別差異相當大，而非如語料庫中「又閣」、「閣再」的用法一樣可以清楚分隔。問卷整理好之後，「閣」與「又閣」、「閣再」的使用大致可以粗分為以下兩大類：

1) 「閣」與「又閣」、「閣再」並存而形成競爭的局面，目前看到有以下兩種情況—

1a) 閩南語「又閣」、「閣再」分別對應國語的「又」、「再」。

1b) 閩南語「又閣」、「閣再」與「閣」混用，也就是說「又閣」、「閣再」的用法擴大，各自都兼有國語「又」、「再」的用法，類似「閣」的用法。

2) 「閣」被「又閣」、「閣再」取代，而「又閣」、「閣再」的用法分別對應國語的「又」、「再」。

理論上可能出現「閣」與「又閣」、「閣再」並存且分工的類型，但是我們沒有發現這樣的例子。在上述兩大類中，第(2)類的數量屬於少數，大部分是第(1)類的情況。就 1a) 類的情形來說，「又閣」、「閣再」繼承源語言(國語)「又」、「再」的用法，符合原本詞彙重整的定義。但是 1b) 類的情形卻告訴我們，本土詞「閣」的用法也可以影響到借詞「又閣」、「閣再」；也就是說，對借詞的干擾未必來自底層，目標語(或上層語)本身也能干擾新詞的用法。換言之，「又閣」、「閣再」的例子足以說明，詞彙重整不僅僅是一種底層效應，也可以出現在借用的例子。再從 Thomason (2001,2003)的類型來說，閩南語「又閣」、「閣再」的使用兼具借用(borrowing)與干擾(interference)的特徵。然而「又閣」、「閣再」何以是被重整為類似「又」與「再」的不同，而非選擇被閩南語原有的「閣」同化？顯然是國語與閩南語的接觸過程中，說話者爲了方便，使兩個方言的詞彙用法趨向一致，這就是方言間的平整化。

另外，根據我們的語感及在調查過程中，發現有少部分人使用或接受「又閣再」：

(18) 伊又閣再想起伊e故鄉

(19) 你若是又閣再哭，小朋友就都不跟你玩了

「又閣再」是否爲「又閣」與「閣再」的再結合，「又閣再」的使用是否有區域性、其競爭力爲何，還有待後續的研究。

5. 結論

綜合以上的討論，閩南語重複義時間副詞在「閣」之外，出現「又閣」與「閣再」且成爲口語常用詞，這一點顯示方言之間的接觸強度顯然比語言之間來得強，因此在實詞之外，時間副詞也可以互相借用。但是借詞的引進，不僅可能在音韻上加以調整，詞形上也可能經過重整，所以「又閣」與「閣再」採用同義並列的構詞方式，使其本土化才較容易被接納進閩南語口語的詞彙系統中；另一方面，時間副詞從「閣、又閣、閣再、又閣再」的多樣化，但這些近義詞或同義詞之間互相競爭；經過同義詞的競爭或分工，目前大致趨向於「又閣」與「閣再」的分工，以對應國語的「又」、「再」，這是一種平整化的現象。而「又閣」與「閣再」之所以勝出是因爲「又閣」與「閣再」與國語「又」、「再」的詞形可以對應，因此詞彙重整促使方言的平整化。

引用文獻

- Bybee, J., R. Perkins & W.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ugen, Einar. 1950. 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Borrowing, *Language* 26.2: 210-231.
- Hock, Hans H. 1991.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Mouton de Gruyter.
- Lefebvre, Claire and John S. Lumsden. 1994. Relexification in Creole genesis. Université du Québec a Montréal. Paper read at the *MIT Symposium on the Role of Relexification in Creole Genesis: The case of Haitian Creole*. Research report, C. Lefebvre and J. Lumsden eds. Montreal.
- Lefebvre, Claire. 1998. *Creole genesi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grammar—the case of Haitian creo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1. Relexification in creole genesi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ole. In Norval Smith and Tonjes Veenstra (eds.) *Creolization and Contact*. 9-42. Amsterdam: T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 Poplack, 1993. Variation theory and language contact: concept, methods and data, in D. R. Preston (ed.) *American Dialect Researc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51-286.
- Thomason, Sarah..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3. Contact as a Source of Language Change. In Joseph, Brian D.& Richard D. Janda,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lackwell Publishing.
- Zuckermann, Ghil'ad. 2000. Camouflaged Borrowing: “Folk-Etymology Nativization” in the Service of Puristic Language Engineering. D.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 王力. 1980. 《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7刷。
- 王福堂. 2010. 〈文白異讀中讀書音的幾個問題〉，《漢語方言論集》，原載於《語言學論叢》第32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
- 方欣欣. 2004. 《語言接觸問題三段兩合論》，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史有為. 2001. 《漢語外來詞》。北京：商務。
- 呂叔湘. 2004. 《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商務印書館。
- 吳福祥. 2007. 〈關於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民族語文》，第2期。
- 徐大明. 2006. 《語言變異與變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 高林波、張維微. 2008. 〈副詞再和又的多角度分析〉，《長春大學學報》18. 6: 8-41。

- 湯廷池. 1989. 《漢語詞法句法續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初版。
- _____. 1999. 〈閩南語連詞‘及、抑(是)、(猶)閣…(猶)閣…、那…那…’的意義與用法〉，《閩南語語法研究試論》，229-267頁。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張屏生、呂茗芬. 2006. 〈六堆地區客家方言島的語言使用調查—以武洛地例〉，《第三屆台灣羅馬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網路版：
<http://iug.csie.dahan.edu.tw/giankiu/GTH/2006/ICTR/lunbun/20.pdf>。
- 張誼生. 2004. 《現代漢語副詞探索》。上海：學林出版社。
- 陳聖欣. 2009. 《台灣客家話中閩南語借詞》，中央大學客語所碩士論文。
- 楊秀芳. 1993. 〈論文白異讀〉，《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
- _____. 2004. 〈論「故」的虛化及其在閩方言中的表現〉，《臺大文史哲學報》60: 199- 242。
- 鄒嘉彥、馮良珍. 2000. 〈漢語_五地_與日語新概念詞語對比研究-從新聞視窗看詞匯衍生與重整〉，《語言研究》3:51-70。
- 劉建華. 2007. 《副詞“還、也、又、再”的重複義研究》，邊延大學碩士論文。
- 鄭縈. 2009. 〈語言接觸與詞彙化 - 以客家話為例〉，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發表會，國立交通大學客家學院12月12-13日。
- 鄭縈、游孟庭. 2010. 〈從方言接觸看同義並列式的詞彙化〉，IACL-18 and NACCL-22，美國哈佛大學，5月20-22日。
- 羅肇錦. 2000. 《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鄭縈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ycheng@nhcue.edu.tw

【附錄】問卷 - 國語與閩南語「又」與「再」的對應

◎發音人語言背景資料

- ◇姓名 聯絡方式
- ◇出生年 ◇出生地
- ◇最高教育
- ◇遷移歷史
- ◇語言使用狀況
 - 使用語言種類
 - 語言學習經歷
 - 最早學會的語言
 - 何時開始接觸其他語言
 - 目前最常使用語言
- ◇家庭語言
 - 長輩 平輩 晚輩
- ◇對外使用語言
 - 工作場所語言 學校使用語言

例句(語料來源-《漢語八百詞》、客語認證、其他)	閣	又閣	再閣	閣再	又閣再
這個人昨天來過，今天 <u>又</u> 來了					
今天來不及了，明天 <u>再</u> 回答大家的問題					
講了一遍 <u>又</u> 講一遍					
我想看 <u>又</u> 不想看，決定不下					
看完了西遊記上冊，他 <u>又</u> 去借下冊					
這孩子 <u>又</u> 會寫 <u>又</u> 會算					
你若是 <u>再</u> 哭，小朋友就都不跟你玩了					
好好休息，等傷完全好了之後 <u>再</u> 回部隊					
不能一錯 <u>再</u> 錯了					
<u>又</u> 起風了，風沙這麼大					
<u>又</u> 下颱風前奏雨了，颱風幾乎就要到了					
你 <u>再</u> 爬十分鐘，就可以走到龍脈的頂端了					

別 <u>再</u> 往前走，前面是懸崖峭壁					
切斷他的經濟來源，看他 <u>還/又</u> 能耍什麼花樣					
講了千百回都一樣，我心灰意冷，不想 <u>再</u> 理他了					
他已經一肚子懊惱了，欲哭無淚，你怎麼 <u>又</u> <u>再</u> 戲弄他					
他這次 <u>又再</u> 連任當選議員，可見他受到選民的肯定					
這樣回憶著， <u>再又</u> 從初見老胡，說夜訪白慶庵“沒有啥不便”想起，一直到眼前的情景					
繼承者之後 <u>再又</u> 有繼承者					

The Contact-Induced Relexification and Dialect Leveling of the Repetitive Adverbs in Southern Min

Ying CHENG · Meng-Ting YU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mong the repetitive adverbs expressing event repetition or continuation, ‘閣’ is in common use in Southern Min, which corresponds to ‘又’(realis) and ‘再’(irrealis) in Mandarin Chinese. Due to language contact, the compounds with coordinate construction ‘又閣’ and ‘閣再’ appear. The topics discussed in the paper include: (1) the reason why ‘又閣’ and ‘閣再’ are formed, (2) why ‘又閣’ vs. ‘閣再’ are more popular and equivalent to Mandarin ‘又’ vs. ‘再’. The formation of ‘又閣’ and ‘閣再’ is caused by relexification, which furthermore motivates the matching between ‘又閣’ and ‘閣再’ and Mandarin ‘又’ and ‘再’.

Key words: repetitive adverb, language contact, relexification, dialect leveling